

辰谿縣志

尺  
蠶  
織  
紉  
行  
士  
也

辰谿縣志卷之三十二

坵墓志

比干之墓有封柳下之壟有禁一抔之土往往因人見重所謂死且不朽者也辰自高蹈先生表虞封於九嶺亦越修真道士識羽化於丹山登高憑弔斯愛斯傳自是以還業光黃壤者若而人芳流青塚者若而人彙而紀之用播遺徽至於義地義塚澤及枯骨又

朝廷之令典所著胡可畧與作坵墓志

虞

善卷墓縣志在大酉山宋祥符間勅禁樵採又明  
統志大酉山有善卷墓方輿勝覽善卷墓在縣西  
南龍溪觀見寺一統志善卷先生墓在縣西南宋  
時封塋立祠劉禹錫詩云先生見堯心相與去九  
有斯民從已治我亦安林藪道爲自然福名是無  
窮壽仙壇在此山識者嘗回首

宋

陳崇政墓在龜山崇政修道大酉觀政和四年委

蛻於衡嶽其姪從志歸葬龜山上有羽化墓記府志

明

永樂舉人延平府同知祀鄉賢李景誠墓在桐木坨鳳形地府志

永樂太學生監察御史唐原墓在响水岫鳳形地省志 府志

永樂太學生刑部郎中唐璉墓在岫旁圍省志 府志

永樂舉人龍南知縣唐瑜墓在岳旁園

歲貢生戶部主事祀鄉賢余顯宗墓在余家壠鳳

形地 府志

誥封廉州府推官鍾半仙萬五墓在天生地

歲貢生成都府通判歐陽昭墓在征溪口鐵匠灣

歲貢生嘉定州州判余亮墓在賀漚冲蜈公形

歲貢生泗城州同舒文傑墓在仙鷲形

歲貢生廉州府推官鍾以辰墓在祥雲庵

章半仙朝元墓在北城外隔寺溶

歲貢生巴縣知縣祀鄉賢余永鸞墓在龍蟠溪紗

帽坡 府志

歲貢生桂林府通判米潔墓在板溪口 省志 府

歲貢生芮城知縣鍾如嵩墓在龍埠坪螃蟬地

嘉靖選貢吳縣知縣劉仲顏墓在鷹岳寨 府志

誥封嚴州府知府教諭劉萬仞墓在鷹岳寨

萬歷舉人嚴州府知府劉天寵墓在鷹岳寨

萬歷舉人靖江王府長史米萬鍾墓在龍頭潭高

盤嶺 省志 府志

勅封太和縣知縣教諭劉天衢墓在鷹岳寨

萬歷舉人鄆城知縣祀鄉賢余子翼墓在龍蟠溪

府志

天啓進士福建道監察御史巡按山西大同兼督

學政米助國墓在龍頭潭高盤嶺

省志

府志

天啓進士徽寧道轉山東布政司右叅議七省糧

儲道余鷗翔墓在龍蟠溪

省志

府志

崇禎進士太和知縣劉漢向墓在求雨壠

選貢貴州安順道米肇頤墓在上洋溪

省志

府志



選貢城固知縣鍾良翰墓在大汛潭

左都督調四川松潘衛總兵朱化龍墓在四川嘉

定州 府志

舉人米元倜墓在龍頭潭高盤嶺 府志

### 皇清

恩貢生余子錦墓在青岡山 府志

歲貢生劉澤長墓在九岳下彭家灣 府志

歲貢生米肇灝墓在上洋溪 府志

恩貢生雲南開化同知米璋墓在沙園

嘉定州州判何仕龍墓在余家嘴鳳形地

康熙進士劉恂墓在柳堤衝

府志

選貢余標墓在潭灣

府志

康熙舉人借補西繇鹽大使楊捷墓在廣恩寺蛇形地

左都督 誥授榮祿大夫謝君忠墓在殷家山

歲貢生平江訓導鍾其瑞墓在龍埠坪魚形地

歲貢生平江訓導鍾鼎墓在凹上坡月形地

雍正進士白河知縣唐效堯墓在响水岳鳳形地

雍正舉人封川知縣何自俊墓在後山頭

雍正舉人夾江知縣魏世元墓在後山頭

乾隆舉人昌化知縣劉文灝墓在大坪園

選貢利津奉新知縣劉文確墓在棉花園

乾隆舉人藤縣知縣劉元鰲墓在城東雷神堂左

選貢常寧教諭余士驂墓在縣後麻池塘

歲貢生道州訓導歐陽文侶墓在水洲學堂園

歲貢生石門訓導余審墓在石門縣乳肉穴

歲貢生江華訓導瞿大經墓在油麻園

歲貢生岳州訓導劉礪墓在大坪園

恩貢生藍山教諭張明試墓在捉牛坪

歲貢生寶慶府訓導劉文簪墓在後洞蓮花坡

節婦廩生歐陽栢妻唐氏墓在馬牛灣仙女執壺形

節婦劉虔妻朱氏墓在石馬官坪園

節婦李自瓊妻劉氏墓在山塘驛人形地

節婦米云苾妻朱氏墓在虎形地

節婦米有道妻姚氏墓在墳頭嶺

節婦麻昌榮妻唐氏墓在山塘驛三角塘

貞女麻成綬聘妻余氏墓在山塘驛三角塘

貞女麻昌祐聘妻潘氏墓在山塘驛三角塘

隔寺浴義塚城北熊首山麓

小蒜坪義塚城東七里先是余熊二姓彼此爭佔

萬歷六年捐入在官以爲貧民就葬之所旁有餘地舊聽民佃種納銀二錢入官知縣曹行健莅任查知嘆曰官豈需此二錢地價哉後來藉租平減孤塚其漸也因去其租禁無耕種今義塚碑現存

閣子嶺義塚城東修溪口附貢生龔閻捐

縣南廿九里观音閣義塚明萬歷山塘驛丞餘姚

鄒繼何捐

萬曆六年借人修官廨歲以數畝之數

不勝其難對越求士里求長余為二

...

...

...

...

辰谿縣志卷之三十三

僭竊志

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正萬世之名分故首書春王  
正月大一統也讀是書者想當陽用命之世莫非  
王土莫非王臣迨世之衰而後僭竊興焉蓋未嘗  
不感慨係之辰故楚地蕞爾一邑無所爲僭竊者  
有之則皆統於楚與後此所隸州郡因其所屬而  
類紀之亦足以觀世變而仰見我

國家廓清海宇莫不尊親之隆軌也作僭竊志

周

夷王元年丁卯王始下堂見諸侯荒服不朝楚子熊渠僭立長子康次子江少子執疵爲王

厲王元年癸未王暴虐無道楚子畏其伐去王號桓王十六年丁丑楚子熊通僭稱王據有荆蠻并吞中國終周之世不能革其王號

十七年戊寅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據一溪爲之長

秦



始皇二十四年戊寅滅楚置黔中黠城在今

按春秋時諸南夷皆屬楚為巫中地戰國赧王

時秦拔巫中及江南為黔中黠後復歸於楚至

始皇滅楚地始屬秦

二世元年壬辰楚人項梁項籍起兵於吳徇楚地

二年癸巳立故楚懷王孫心仍為楚懷王

### 漢

高祖元年乙未項籍自立為西楚霸王江陵為南

楚彭越王梁楚九黠

楚吳為東

二年丙申項籍弑義帝於江中悉有楚地

五年己亥漢王圍籍垓下籍走自殺楚地悉定是

年改黔中郡為武陵郡今淑浦地時辰陽縣屬焉

按常林義陵記項羽殺義帝武陵人縞素哭於

招屈亭高祖聞而義之故曰義陵義陵即今淑

浦其時為武陵郡首縣在辰陽縣界辰陽亦武

陵屬縣是秦漢間縣屬皆楚地而項籍實據之

矣在楚報前南夷書圖漢書中

### 東漢

二十四年...

建安二十四年巳亥孫權襲取荊州併有零陵武陵

後漢

章武元年辛丑孫權徙治武昌

二年壬寅孫權僭稱王

建興七年巳酉孫權僭皇帝位改元黃龍

是時武陵屬

為吳所據凡四十餘年至吳永興元年降於魏尋統於晉

按通鑑綱目於三國時不稱三國而稱後漢紀

後漢即謂蜀也於魏吳則稱二僭國其紀年則

大書章武建興等年而分注魏吳於下所以明  
蜀漢之為正統魏吳之為僭竊也茲所載編年  
及孫權事悉從其例他卷編年倣此

晉

太康元年庚子遣杜預王濬王渾分道伐吳遂滅  
之

隋

大業十三年丁丑蕭銑起兵巴陵稱梁王銑將董

景珍據沅陵

時辰溪縣  
隸沅陵

唐

武德四年辛巳遣趙稭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  
降董景珍亦以沅陵羈降

唐末兵亂地多為蠻酋所據

五代梁

開平元年丁卯以馬殷為楚王

殷據潭州遂  
盡有湖南地

乾化二年壬申辰州蠻酋宋鄴叙州蠻酋昌師益  
率溪崗諸蠻降於楚楚王馬殷以鄴為辰州刺史

師益為叙州刺史

時辰溪  
隸辰州

周

廣順元年辛亥南唐李景遷馬氏族於金陵楚亡

二年壬子武平留後劉言

即楚王馬希範舊將辰州刺史

以王進

逵潘叔嗣周行逢張文表等十人爲指揮使發兵攻潭州唐將邊鎬棄城走遂取湖南

三年癸丑王進逵殺劉言據湖南諸羈縣

顯德二年乙卯岳州刺史潘叔嗣殺王進逵立周

行逢

三年丙辰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先是湖南饑

行逢開倉賑之全活甚衆至是據有湖南益留心  
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猾民爲民害者皆去之  
擇廉平吏爲刺史縣令朗州民夷雜居將卒驕惰  
一以法治之無所寬假

按史載馬殷以後諸人封職皆出朝命然實各  
據一方自置官屬故綱目編年於每歲下必分  
注湖南等鎮所以明其爲竊據也

宋

建隆三年壬戌周行逢卒子保權嗣衡州刺史張

文表叛襲潭州據之保權請救於宋

乾德元年癸亥命慕容延釗帥師討文表李處耘  
爲都監延釗至潭州誅文表時保權牙校張從富  
以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已懼爲所襲相與拒  
守延釗因長驅而進克其城執從富殺之獲保權  
以歸湖南悉平

元

至正十一年辛卯徐壽輝僭稱帝國號天完

十二年壬辰徐壽輝陷湖南諸郡縣



十九年己亥天完將陳友諒自稱漢王迎僞主徐壽輝居之

二十年庚子陳友諒弒其僞主徐壽輝遂自稱帝

國號漢改元大義僞將周文貴據辰州時友諒據湖湘間噉

諸苗以利資其兵為用諸苗亦為盡力有乞兵旁寨為之驅使者

二十四年甲辰是年明太祖始稱王國號吳二月明太祖自將

伐漢擒其僞帥張必先既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

城諭陳理使降理遂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請

降湖南諸羈望風歸附十二月左相國徐達克辰

州驃騎使指揮同知唐勝宗徇沅陵於是諸縣及  
宣慰安撫長官司之屬皆先後迎降

皇清

順治四年丁亥流賊王進才馬靖忠掠辰州復破  
辰谿據其地八月寧南將軍恭順王進攻之賊遁  
去遂克辰州

六年己丑流賊張南寧燬辰谿城舍時南寧攻辰  
州不下遂退

入縣火其城  
凡七晝夜

七年庚寅黔兵據辰谿時黔兵攻辰州為知府王  
任杞所敗因退據於縣

九年壬辰二月逆賊孫可望謀內犯使馬靖忠由鎮遠出沅州會於武岡以圖桂林又使盧名臣等復攻辰州城破遂據之稱僞鎮十一月可望僭改辰沅罷縣隸貴州因據黔稱王

附邑人葛進忠筆錄順治間康副將哨兵駐辰谿繆守備坐鎮辰谿銅頂塘時城對河以南隸永歷縣守府徵收無藝縣令柴莫之禁一時民間流離轉徙苦不能堪

按順治中縣令無柴姓者其所稱永歷縣當屬

可望僭改州縣時所置縣令柴某與副將康某  
守備繆某當俱屬爾時偽官

十二年乙未二月盧名臣兵潰於常德敗死其黨  
奔辰州

十三年丙申我師攻辰州黔兵遁去未幾我師退  
黔兵復據辰州凡三年

十五年戊戌太保經畧洪承疇克辰州勦滅賊黨  
郡屬始隸版圖

康熙十二年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滇逆吳三桂叛

十三年甲寅偽將夏國相據辰州時三桂據有湖南六郡二州藉食荆岳旁煽諸蠻僭偽號稱周寧聞

詔順誠郡王帥滿漢大兵控扼荆鄂以防奔突繼

命和碩安親王督軍由辰州向長沙和碩簡親王督軍由

吉安向衡州逆勢稍困轉據衡陽

十五年丙辰偽副將黃正卿設塘汛

十六年丁巳三月初二日吳三桂僭卽僞位於衡州改元昭武八月病噎死

十七年戊午正月三桂孫世璠襲偽位於貴州改  
元洪化

附邑人葛進忠筆錄是年六月偽閣部將軍胡某  
勒兵辰谿結營於南北兩岸造浮橋以通往來南  
岸連營十餘里設有倉廩鐵局二所烟燉四處至  
今俗名其地曰倉嶺上鐵局圍烟燉坡  
十八年己未我師三路進攻直抵辰龍關

十九年庚申我師克辰龍關恢復辰州縣境從此  
奠安億萬世有道之長基於此矣

辰谿縣志卷之二十四 藝文上

署知縣事南寧唐守讓鼎銘輯

藝文志

邑志之載藝文與房選異房選選以文而已邑志  
所載文亦志也是必命題立言可備邑之掌故又  
必詞歸典則義取諷諭若詩之有風各不相假足  
資觀感是則志藝文意耳至若現在生存之作雖  
傑構概從割愛遵體例也作藝文志

騷

涉江

二閭屈平  
靈均  
大夫屈平  
楚人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  
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  
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琨之  
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哀南戶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  
兮欵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舉邱余車兮方林乘船  
船余上沅兮齊吾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  
而凝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



遠其何傷入澁浦余儻侗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  
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  
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  
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  
窮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  
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  
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  
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

忽乎吾將行兮

按篇中上沅即沅縣前沅水而上辰陽即辰陽縣所  
由名故於楚詞九章特載涉江篇云

銘

大酉妙華洞銘

明尚 湛若水 甘泉書

誰開大酉維日之入其入維何羣動斯翕其翕維何運  
而不息不息其明衆妙之極日華淪地為晨之闢一闢  
一翕乾坤之門照於四方日華中天維卯維酉夕暘朝  
昕維入息矣維出王焉誰學酉翕其闢斯存

黎谿石硯銘

石出沅州紫色素理繩直

雍正進士知縣

唐效堯

衛尊邑人

端而不佻堅而不訾廉而不劌文而不靡乎尹旁達黃中通理比德於玉以相君子

記

重建長慶礮記

明拔貢知縣

劉仲顏

汝學邑人

邑南鄉石馬里居之南有溪焉水自東南西入江溪口有路北達縣治東南俱通驛道行旅往來冠蓋相望其北岸石壁巉巖履者戒嚴南則地窪而土易崩當水涸時且阻於險若雨集水漲溪與江滙問津者能不作望

洋歎乎余先人卜居是鄉嘗偕吳賀二公倡建石礮有  
年所矣顧余方宦吳聞礮圯於水議者謂礮之再造必  
待余茲余且歸圯者依然余目擊傷之因慨然曰徒枉  
輿梁朝廷著爲令典民無病涉也矧茲所圯者卽余  
先人所倡修莫爲之後其可乎睹行人之艱而莫之恤  
以已之力所可勉而他是諉其安乎昔范文正公知杭  
州歸置義田以贍族讓基地於學宮余宰吳時吳人感  
德而傳頌者不衰今族人以礮之重建屬余余心慕乎  
文正公之爲義不容辭又責無可貸用是糾工取石視

舊制而高之廣之又加固焉是役也經始於八月四日  
工訖於夏合成梁之月念有一日其創建余先人與吳  
賀二公具見舊碑崑嘉靖戊午孟冬之吉致蘓州吳縣  
政汝學劉仲頤記

漢壽亭侯祠記

明辰溪  
知縣 朱同軌 潼川人

漢壽亭侯忠義昭於宇宙而其精魂亦嘗在於宇宙且  
楚地半爲侯所經歷故所在祀之恐後獨辰溪祀典缺  
然予至任之二年中承陳公長樂撫全楚爲詩歌紀侯  
之靈飭所屬之有祠者歌以祀之予乃謀諸父老及同

官是邑者欲建祠以補前人之缺咸忻然躋之卽日卜地於城西得廢址一區遂捐金選材擇邑之能事者董其役爲殿宇三楹規制秩然大備設侯像於中諸執事之役並肖焉刻中丞之詩於石令歲時歌祀而落成之速僅閏月也予率邑人士薦俎於侯因屬而謂之曰子能事侯哉侯秉天地正氣以成神故能福禍善淫於世今邑中有能端爾心篤爾彝倫慎爾言動以無忝其所生者侯必鑒焉百福用歸不爾將降罰爾躬雖日禱祀於侯無濟也僉唯唯而退後有告予者曰邑每里中築

石爲壇歲時有事則禱語之侯則悚然懼予曰果如斯  
侯其神於茲土哉而予亦庶幾得藉侯之靈以秩其妖  
淫矣遂書之如右時萬歷十一年也

### 召憩庵記

明辰溪  
知縣

曹行健

當塗人

辰溪東十五里地與沅陵分前令以邑當孔道旌節絡繹  
繹構一小庵於界嶺地湫隘不可居也萬歷己酉仲春  
郡守毛公有事沅州先期檄止供饌減騶從約宿於辰  
溪至界嶺夜未半投小庵止焉健進而請曰庵隘而供  
具不備未可棲也且抵縣城不過十五里又非遠也公

曰春寒甚衝風而行輿夫從馬恐不能勝也居雖陋吾  
何有焉嗟乎貴爲二千石提封數百里任其所欲何求  
弗得而公之意茅舍草屋非陋也與吾民共棲之有餘  
安也竹牀蒿席非簡也與吾民共臥之有餘溫也野蔬  
麥飯非淡也與吾民共嘗之有餘味也又安知此庵之  
爲隘且陋乎公之心真古人之心也古人之心苟可及  
民卽身勞之不辭也寧任意恣睢而不恤民之饑寒乎  
宜公之不自安以安人也昔召伯巡行南國舍甘棠之  
下後人愛其樹而不忍伐公之恤民若此又安知辰之



人不以是庵爲甘棠之遺乎乃卽蔽芾之思而另額其  
庵曰召憩併記其事俾觀者思之亦可以共知其不誣  
也若公政教在士民蒸嘗崇祀自有辰郡之去思在公  
姓毛氏諱允讓號星嶽浙江江山人刑部尙書端簡公  
諱愷之冢孫也

辰溪修學記

明歲 貢 鍾 和 邑人

辰溪學宮傾圮已久邑侯李公甫下車卽捐俸修治先  
師廟庭及明倫堂學署齋房題名坊表煥然改觀矣尤  
優禮諸生懼其學之荒也爲更置書籍建書院其所以

作興鼓舞於邑人士者何其厚也侯諱進字春字滇之  
趙州人以天啟元年八月來令茲邑次年八月學宮遂  
落成嗚呼人無不可以學學無不可以成視在上之作  
興鼓舞何如耳今侯若此則教化之美風俗之淳其與  
時而俱新也可待矣爰書其修建始末刻之於石以垂  
永久云

辰州通判石公遺愛碑記

明御史米助國順齋邑人

方今神京震動時事旁午率土臣民疾痛無地維我辰  
郡獨得安然保其疆宇者蓋少伯石公保障之力也公

倅郡五載善政難以枚舉惟舉其大者以永吾辰人之  
患方癸未春值三年大旱之後四方多故援兵接踵而  
來浸淫騷害民苦莫極公設餉捐犒始盡遣之三月闖  
寇餘黨據澧州偏院將官周晉焚虜常德辰民間風驚  
竄公獨力肩其任舉身家爲誓民有徙者斬衆皆股慄  
共爲城守計公晨夕籌畫廣布方畧緝奸擒僞賊知而  
宵遁此非獨二州十四邑均受奠安卽滇黔兩粵亦藉  
以高枕焉是年冬西賊張獻忠陷全楚破常德桃源殺  
戮之聲寒於天地而辰郡草木皆兵當事假公兵篆公

詳移京餉調土兵借僚屬沅陵令唐公夔等嚴守城池  
鼓士紳練鄉勇造火器迎藩嗣以延嫡派大張神武分  
兵防隘水陸截堵賊不敢入至於刊城書派堞口設燈  
籠立窩鋪種種公費悉自捐助嗟乎事當倉卒勢危如  
累卵公以一身調度其間而全郡已安使海內得如公  
者數人又豈獨一郡之安哉公之初抵辰也民苦疫公  
禮神而災除民苦旱公禱天而雨降又如作養士子徵  
聘賢才舉皆預事以圖存公於辰人有不啻生死而肉  
骨者焉辰之人獨能恻然於公而忍一日舍之去耶邇

者忽陞滇南太守余愀然者再闔郡士民耆老遮道攀  
留勢不可挽吾儕如失所天將何以爲吾辰撻伐之主  
全楚中興之地乎聞兩院已題留知本府雖有仰望之  
日而公已先奉調難以久待不可以私留也於是士民  
公議卽虎谿九母殿之東設生祠留像刊石以誌永矢  
弗諼之意而使助國直紀其事之大者於其下且係之  
詞曰行乎如神德需若河歛彼肅殺敷爲太和神乎微  
乎武畧且多天人合發所向收戈回鼎足於旣摧存正  
氣於靡他仰千載之道範兮將萬古而不磨公名萬有

號涵初上元籍滁州人崇禎十七年甲申秋七月

遊羅子山記

明貴州安順道米肇頤邑人

庚寅秋杪自辰溪郭外買舟遡流而上經鳳凰灘次鷓鴣峽百有餘里泊下黃溪口溪之左岸巒集如市舊爲商賈往來之所沿溪而入纍磴崎嶇村落星疎兩山夾道陰鬱砭人近見淺瀨層疊淙淙有聲游魚小大可數意念舒徐甫十里石梁橫砌若天塹懸如梯瀑如練行人必按武而遊又十餘里過翁衝泊面溪攀援林木樵牧罕覩再十里至五汊水人尙樸訥地愈幽奇似桃源

深處日晡而止晨起翹睇四圍蒼蔚莫辨雲烟棄輿蹇  
裳依澗響循山陟行可二里渡石罅中得小徑前曳後  
推作登天狀千餘步得楊七田坐樾蔭下少憩從僣出  
器飲澗水噉果實執筇徐步步移喘生躋短坡巔路稍  
平旁有二三茅舍捱壁以住因問山頂路答云已得路  
十之五仍就石隴折左阜去三里予渴甚覓蓬下滲水  
噉之復起從羊腸小逕橫上三里許有樹百餘株虬榦  
參差遮擁路斷如削架木爲棧下臨絕壁援手而過放  
覽丁公牌子諸峯直如培塿更踰一巔攀堅枝挽長蘿

始抵山頂雲深嵐鎖踉蹌而入瞻殿閣森肅疑爲天闕  
矚目天未東之九股南之西晃西之壺頭北之紫荊皆  
羅列似兒孫水則上而黔江下而澗溪細如衣帶詢衲  
子朝夕放雨則時下於半山霧則終年不解樹松杉十  
載圍不及尺六月猶寒非綿不可坐臥烏鵲無聲星月  
可捫恍身在天府霄宮而山曰羅子菴曰樵雲其來久  
矣山頂周匝不一里坎下一井雖大旱不涸其味甘美  
山根圍數百里東隸黔陽南隸澈浦北隸辰溪產多藥  
餌僧人出菽粥相餉予澄心危坐凡三晝夜恬然欣怡



志趣翩翩重午天霽氣和着芒鞋扶雙杖逡巡而下前  
後牽裾若蹲若僵逮半山分岐路下入亂流上登竹坡  
野人畱飲就酌數盃而行遞一灣及覺菴偶樹爲門引  
泉入甕菴居石內生成垣磴圍木合抱予周旋其間臥  
烟霞訪鹿豕聽松籟於清風眺飛雲於遠岫談出世法  
陶然自樂居月餘尙不欲歸因卽境所歷備述之以告  
後之遊者

羅子山覺庵記

舉人

米元侗

羅峯  
邑人

浮圖圓超自名其庵曰覺告予曰覺者所以覺其心也

人之有心本無一物若復有物則不見心如彼虛空不可有雲一寸之雲能障寸天天不可有雲亦不可無雲心不可有物亦不可無物所恃者覺而已矣萬起萬滅皆由不覺心本有覺彼不用覺或一用覺隨或掩之覺掩而心亡矣誠能不掩其覺覺則生虛虛則生明如水照影影自往來水不動也如春發花花自榮落春不與也始而以覺覺心惟患心之不覺旣而覺存心正並覺亦無用矣尙何善惡誠僞之紛紜哉予異其說取其論心與吾儒合故爲之記

修龍門橋記

舉人米元侗

邑人

辰谿由山塘而上曰中河鋪鋪之前有溪曰龍門溪中  
多石秋冬則涸春漲則水與石擊波濤淨悍不可以渡  
行者病之而郵卒遞傳亦莫能濟舊有橋康熙丙子水  
汎而圯邑宰沈公天漢憂之以屬於僧福文福文慨然  
任之募良工搆巨石大舉而新之日久費深暫不能支  
已而沈公歿歲行暮矣工匠饑而待食羣噪而詬誅之  
僧莫如何也適薛公牧已下車聞之卽發粟三百石以  
助而福文日科頭跣足跪道中寒暑不衰至是病甚猶

强起將事壬午貴州提督李過此見橋將成未竟而福  
文顛顛枯稿如是命其病愈即趨來黔未幾疾果瘳四  
月入黔時雲南中丞石公李公友也爲書告之三越月  
獲五百金而歸工始得竣是役也首事者沈薛二公助  
之者李提督石中丞而僧福文之功亦可與是橋並垂  
不朽矣

自守石記

米元侗

滿竹園成乃因竹勢疏閒處闢徑凡十二曲根鬢虬繞  
幹葉繽紛巾履所至上下盡綠往來旋轉空翠滿身極

西一石平正如案不俯不仰不偏不倚不左不右盼不前  
後暱如誠樸人端莊厚重童子曰此不可以不名名之  
爲自守且贊之曰弗激弗昂弗趨弗踰貞以中正恬以  
安藏而雄而前而侈而張而逞而高而奮而揚咸曰不  
事惟守乃良淵兮穆兮斯永斯藏

### 鷹山記

順治 余子錦 陶石邑人

鷹山之名蓋不可考已或曰雄山居其西山位乎東當  
從英也或曰居人面江而背山山處乎背當從陰也或  
又有非臆擬而姑爲傳疑之說者曰聞古荒高山者狹

小不可度將有名山大川之思終未果而因之則是又  
當從因也此皆不足據惟記由來從鷹則亦鷹之而已  
鷹山之後蜿蜒而來矗起壁立錦江帶其前龍澗襟其  
左分合曲折若自以其圖來獻其後枕潭蘿其再後屏  
瞿井神仙出沒不能逃其視聽其再前几西晃看黔雲  
如小國視大國其右挾熊首其最右撫了髻摩九峯百  
里內外諸山如規圓以環而鷹山居其中左輔右弼前  
周後召不留一闕之使人歎其未彌縫然者然則鷹山  
卽未必大於諸山而尊於諸山亦可見矣夫鷹山尊於

諸山而乃不可考而又不及諸山之見知於世以自名其勝是又存乎其幸不幸者矣余于子錦傷之始爲記之

### 遊香爐山記

康熙  
訓導趙誠邑人

邑東香爐山峻奇甲諸巒山頂有庵稱古刹焉辛酉初秋余卽次征溪同人趣余往遊時舊道茅塞走溪石中亂陷高低匝壘以行不數里而抵山麓四面諸峯怒立山徑曲仄不受履捫蘿探棘踵跼於促曳樹下席草少坐南風解愠恨吾身之不卽爲石也仰視山巔若在天

際自高望下不啻千仞再里許近禡門左右萊竹森立  
崩岩亦頗斂怒將先時面矜口吐不敢馳驅之况至此  
方舒舒與與稍爲稱快在僧了修地於門門皆密壘路  
皆石級余與同人拾級聚足而上已登天末矣殿前巖  
裏俱以堅石砌其一面石下種竹竹尾且齊殿門但向  
爲俗子索竹旋長旋伐因不甚濃翳殊敗人意殿左有  
唐公像卽昔之叛而據是山者諸峯巒嶂峭壁如猿如  
蟹如蛇如鶴如花蕊纖濃橫見側出殿後石壁如屏右  
篆四字年久苔蘚剝落不可認亦不知爲何時何人鐫



也所見無厚土樹生埒隙者均不甚大由此而上可數  
十里恨無顧虎頭寫真筆也余亦目眩足怯不敢久視  
菴後左阜平地可亭惜無韻士締造歎息良久頃僧煮  
茗以待予問其在此幾何僧告以獨居二十餘年同人  
因述是僧古貌古心無思無議諸檀那皆重之余悚然  
曰意識未起便留本來面目達摩西來只剷除兩種人  
一曰齋僧造像一曰說道理者如他闍黎空談幻寂取  
一二餘唾語向人前句規而字矩之是迹其法所謂駢  
麗飭餽之說也了修勉乎哉時同遊者偶以心動促歸

不獲盡日然於爐峯之勝固已得其概矣因歸而記之以紀勝云

遊大酉洞記

雍正

彭

曙

又永

辰州府圖誌載大小酉二洞藏書千卷古今稱無異詞人或足跡未周信之載籍似屬不誣癸未歲予至辰谿卽訪踪跡咸云小酉在辰府北河而大酉對縣城止隔江昔因辰谿路當孔道諸顯者過大費民力當事者惻然動念謀以易之跡故久湮今以酉洞名者迺後洞非舊洞也予初不以爲然次年五月始同辰士米榮實季

馨余步瀛暨劉雲路輩遊焉問大酉舊洞果無可尋惟

至後洞離縣城十里又荆棘茅塞於是覓徑崑入洞皆

石石亦光滑中有小溪溪聲潺潺浚壘石爲橋臨流可濯

周圍約高丈餘寬丈餘石左右垂者壯如層波又一窟

執炬側入內稍寬上有隙可窺天僅數十步而止復出

側連小洞倦得坐息於此計予遊時方盛夏人人揮汗

如雨氣喘心煩及入洞冷致襲人不耐久坐殊覺洞之

內外大有逕庭然亦如是而已竊意酉洞以奇跡聞天

下其勝諒不止此間洗斷碑捫字細觀則碑之所記已

非洞之所有因舉以叩諸同遊者米榮實謂大酉舊洞在縣治外渡江上岸不半里許卽其故處又云其曾祖巡按公嘗同顯貴遊歷其中言鑿鑿可據予以傳聞初未盡信歸時復就米子所言渡江上岸不半里處驗之果見其地有大酉觀古刹一所路旁豐碑一通額書大酉洞碑記數字中雖磨滅無文臨末一行有弘治年號可考則是此地誠有舊洞向所云云未盡誣也及過廻環視徧求洞口識古人藏書處以爲徵信之端而故址迷失又不可復得或者年久事湮止傳其名而無可取

証耶抑天地靈區奧窟不輕示人而故秘惜之耶此又  
予所不解者

遊大酉洞記

唐效堯

大酉洞者秦人藏書處也或又曰穆天子藏書石室道  
書載封禪大酉與焉次之三十六爲華妙洞天予兒時  
卽欲往遊而幼無與俱因不果旣而聞之父老今之所  
謂大酉非也大酉去邑治里許在龜山南舊傳中有七  
十五石室琴案棋局石牀丹竈具焉蓋仙靈之宅也貴  
公顯人道而遊者夥矣所至輿馬僕從每爲居人病居

人遂封而秘之若今之大酉距邑治十里特謬以僻且遠者當之耳實則俗所謂後洞乃酉山之尻穴也予聞而恨之謂遊凡以爲樂也樂已而爲人病人之秘之也亦宜顧予旣負兒時之志又悼名勝之湮於貴遊益欲孤往以識其處至則白雲彌山荒蔓竟溪樵人野老莫曉踪址悵然而歸歲壬申夏不雨禾盡稿有司令築壇集羣巫皆著紅衣五真冠偕其甸徒百餘人揚旗伐鼓持械杖相與奔噪巔涯間以索羣洞之神而禱雨聲自大酉始予聞而竊喜謂造物之奇未有秘久而不洩而

今或假其力以發之也及詢之甸徒皆云窮幽絕險往  
還數四吻噪膚汗窮極人力而索之終不可得予甚異  
焉豈人之所秘遂爲造物之所靳耶抑洞之仙靈不屑  
爲人世耳目予遂無由一見耶旣而又自笑曰遊以爲  
樂也非必於地也夫天下之名勝不少矣予之欣慕而  
不獲至其地者何限且予生十五年矣而所謂後洞者  
尙裹足未嘗一往其視顯貴之必具輿馬僕從而後言  
遊者幾何明年夏予有事於邑族從子銑與俱歸甚苦  
熱見溪而喜將就浴焉予問溪水所出銑曰酉洞也問

洞奚在銑指山上樹叢鬱然者是也予大喜要與同遊緣溪而行野芳襲人溪迴步紆失來之處及入洞一小碑嵌石罅中刻小小酉三字明賢令曹公行健題也崖下列碑甚多甘泉湛先生陽明王先生及吾郡麻陽太僕滿公俱有題咏餘碑或刻或斷字多漫漶不可讀乃知昔之人之遊者皆卽以此爲大酉而其秘焉者固已久矣洞敞若廳事剗而治之可布百許人庑旁多怪石奇詭廉嶠柳州所謂智者之設施也硤砑處多燕壘壁間溜瀆者如雲皴波紋亦或如巧婦繡再入有敞者而



更幽水流自洞出觸石鏗然作琴瑟聲儵魚不甚畏人  
鱗鬣如在鏡中過橋有口窺之率然內髣髴若風號又  
若雷隱隱者予益欲窮之銑怖不欲往乃止歸而記之  
蓋以予之好遊且以茲洞之不出吾邑乃必及十六年  
而始獲酬其總角之志而猶非出予之力而藉銑之成  
之也倘所謂遊者亦有數焉存其間乎入口之際意其  
勝有不測焉苟或有力者與俱予固將窮之而其秘焉  
者亦當藉此以自慰然而發洩之力究不能無冀於造  
物者矣

遊山塘驛廟記

唐效堯

山塘驛後有廟焉挹溪負山處闔闐而不囂當衝劇而不雜佳石岬嶠古木盤鬱怪藤異卉珍羽錦鱗不假搜剔而其勝自具地故屬楊氏爲廟者舊矣予嘗飲於楊子纘武纘武導而遊焉予周覽久之度其地敞而平者可軒石之面溪而雙闕者可門石之過聳而中窪者可亭當缺而外眺者可榭其隙穿而雜土者可植竹其穴滲而承溜者可種花爽而臨流者可醵奧而交蔭者可奕徙倚而盤礴者可嘯詠廣袤卑陴向背往復皆工於

天而不藉於人也予顧纘武曰盍以爲子別業大而彰  
之令道山塘者遊覽流連見於題詠名於天下其爲美  
也不亦多乎纘武愀然有難色嗟乎夫士之負瑰奇而  
不獲表見於世大都如此也爲慨然久之若有不釋於  
中遂記之以俟知者

余邑侯去思碑記

唐效堯

循吏解組碑以誌去思厚道也抑今而諛耳其於去思  
何有吾邑曹侯之去今百餘年矣而民之俎豆歌思如  
一日也豈必碑哉邑侯余公蒞辰十有四載以太夫人

老得詩歸侍且無智愚皆謂其仁且廉不忍其去乃相  
與刻石以繫其思夫必一一廬其善政則諛也數世之  
後能如吾邑之於曹侯斯辰人之厚亦足以見侯之愛  
矣侯諱繩武字岐庵饒之鄱陽人

辰谿縣重修文廟記

乾隆兵備道 馬金門 蓬萊

辰谿固楚南徼逼處苗獠當五溪之衝地僻則近陋俗  
樸則易醇其待澤於詩書者視他邑為尤亟顧舊有學  
宮遷址靡定興廢叠見精專無地致道為難瑞泉陳君  
朝圭蒞治之三年政理清和年穀順成爰合髦俊而謀

之鳩工庀材次第修舉凡大成殿崇聖祠東西廡大成門明倫堂瓴甃榱桷易腐而堅因舊而新之其泮池則鑿池深九尺有奇廣袤十丈駕以石梁圍以石欄功爲獨創經始於乾隆五年八月訖工於八年閏四月適余以巡方至陳君導謁以觀成請余欣然維舟盥沐拜奠乃進諸士紳而命之曰是役也詎僅爲觀美已乎夫品不惟末惟其本學不惟名惟其實昔言子以愛人易友對夫子也蓋謂無人不當學道無地不當學道學宮者教之鵠也學之肆也本斯得矣聖人之道自格致誠正

以訖修齊治平道至邇事至易爾多士實而體之母徒  
以詩書作課畢乃事則所以立德者在是立言者在是  
立功者亦在是宏菁莪之化育杞梓之材詎謂蕞爾辰  
谿不居然古武城乎夫何陋之有且文教聿興所以柔  
其血氣心知樹之風聲不惟多士奮興卽推髻之倫亦  
必有服其道者矣推而廣之尤願以夫子之是言子者  
是陳君也多士喜而退遂備記其巔末以爲辰人勸亦  
以廣陳君之志也

辰谿重修文昌閣記

乾隆督  
謝濟世  
全州

辰谿城東枕山面水傍城有高臺相傳文昌閣舊址也考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閣宿二星亦曰文昌壁者天下圖書之秘府閣之名蓋取諸此乾隆二年

詔頒十三經二十一史於直省各州縣於是邑令鬱林陳君朝圭因舊址為新閣以藏

頒賜之書而邑人或請改文昌為尊經以志鄭重之意走書問於余余曰今之經古之文也古無經名四子書中引經詩則詩書則書易大傳贊易亦曰易之

為書是也經有文名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文謂周易也君子博學於文夫子博我以  
文文謂詩書易禮春秋也經不可以該史文則經  
與史該焉今

聖天子重道崇儒聲教四訖雖陋邦下士亦得窺經史之  
全書蓋文運之昌未有如今日者仍名之曰文昌  
閣不亦宜乎是役也何廣文之灝實倡之邑紳何  
自俊諸人共襄之若夫青囊家文筆催官之說道  
家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之稱非余所敢知也



故畧焉乾隆五年月日記

重修文昌閣碑記

乾隆  
廩貢張我道  
同風邑人

文廟修葺經數稔矣其右文昌閣固祀典所攸關亦學宮分拱之表所宜培植而不可聽其傾圮者第閣基低陷形象讓於故處葺石為臺出地高丈餘擴而增之改建高閣與廟左之奎星樓對峙程工既鉅需費綦繁迺於乾隆辛亥集我同事請命邑令分簿勸捐意前此學海有心業經合流而就詎於茲為山致誚弗克集簣以成所幸邑中士庶

欲善同心美舉克勦挺四楹以中立上承樑棟之  
材列八柱而周環疊彰廉隅之飭亭亭雲表既衝  
漢而摩霄矯矯河干亦翬飛而鳥革工築方鳩層  
樓斯就不旬日而聳然改觀矣東坡所謂文昌新  
構滿鵷鸞都邑正喧收杞梓可為斯樓咏也歲之  
春秋以時奉牲牲潔粢盛景像而虔祀焉帝君之  
靈實式憑之行見天文燦爛景曜光明瑞應六星  
丈起八座士闡圖書之秘戶敦孝友之風我  
國家教覃敷統遐陬而罔外葢爾邑文風丕振應

景運以偕昌甚盛事也爰勒石以誌之

文廟碑記

代知縣陳錫綸作

乾隆副榜劉

潔東邑

辰谿文廟莫詳其始志稱舊建邑東南宋縣令孫公應龍遷建於今學基下則縣之有學由來已久余考闕里志唐貞觀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意者辰之學宮即肇於此顧歷世既久遷址靡定廢興叠見乾隆五年前邑令鬱林陳公朝圭率邑人士次第修舉規模始備距今又數十年矣風雨飄飄漸即剝蝕前廣文陳君經文惕然興思知邑士民素號淳樸尤以學宮為重遂白前

任黃公屬端謹紳士經紀其事時乾隆四十有九年冬十一月也一時士民懽欣踴躍輸貲諷吉興事於大成殿因舊制修葺之殿後圍牆向築以土每久雨牆圯水輒浸入殿庭乃壘石爲基俱易以磚高丈餘周六十丈有奇鬣牆向卑狹拆其舊而高廣之易東西角門之斜出者爲正南向而崇聖祠東西廡戟門頽池名宦鄉賢祠原屬各姓分修者亦莫不互相激勸力勤所事尋又以明倫堂舊建崇聖祠左官師講學必由聖廟人體制未協爰卽牆外學地改建明倫堂是惟不舉舉則必求

其盡善者也乾隆五十七年余宰是邦敬謁聖廟歷視  
前後內外嚴整完好松柱敷榮槐蔭密茂詢知爲陳黃  
兩君爲之倡而邑人士咸黽勉從事以有此也今夏諸  
首事請曰聖廟之修經數年矣時因重建文昌閣城隍  
廟又值苗變軍興碑記未遑今且募工礱石願有記也  
余惟風俗之隆替係乎人材人材之盛衰由於學校今  
士民以學宮爲重不憚勞不惜費力爲興修其民風之淳  
士習之茂可尙也爰書其事之本末以爲之記

傳

明總兵朱化龍傳

康熙歲貢田

祿懋廉  
邑人

公諱化龍字慶雲姓朱氏其先江西南昌永樂初  
遷辰谿遂爲辰谿人數世皆不仕公生有異徵幼  
入鄉塾識句讀弗好也去學劍槊年十七入以不  
羈爲里中所短公曰大丈夫當爲國建功取封侯  
貴耳安能久困此乎天啟中水西酋安邦彥叛偏  
沅撫軍王三善募勇士公乃應募王公奇其貌署  
爲隊長安酋退師入六廣河失利公病創伏岳洞  
中及還言師敗由於深入無援凡追敵而後營不

整及相去遠者皆敗道也年餘安酋平公功爲多  
崇禎元年進守備沅州衛百戶世襲公方討五寨  
司叛苗而流賊老回回一斗粟等肆中原總兵張  
景珠奏公才取爲提調未幾景珠恃勇戰沒詔公  
以都司領之於是同秦良玉等討賊經年遷黃嶺  
叅將旣而進海防中協副總兵公緝練水師開誠  
獎勵兵遂雄海上及戰長山島獲海船數十籍其  
珍寶致諸京歸被擄者續聞詔賜蟒玉進都督僉  
事三年念其母老屢疏歸養上憫之乃補偏沅巡

撫中軍公至登堂拜母子國璽長矣與其故交抵  
掌權笑且曰爲將之道胆爲主輔之以懼與謀事  
可成矣而氣度嫻雅里中老人曰慶雲今日乃不  
似其十七八時公笑曰吾十七入不如彼焉有今  
日然復不喜人如已戒其子國璽力讀補諸生衡  
州土賊陳朝明圍衡公奉檄往勦賊逼益陽望見  
旗鼓嚴整稍却公乘之手刃數賊諸軍競戰斬無  
算寇退七十里公尾之昧爽入賊營擒數百訊其  
真寇斬之釋追脅者至衡謁桂王王喜曰孤與卿



宗也公謝不敢是時賊萬餘棲牛矢寨圍之數日  
乃曰開一面令奔可擒也遂擒朝明獻桂王戮諸  
市而以朝明幼子陳佳盛爲養子人皆稱朱相公  
云復賜蟒玉進左都督加三代誥封沅州衛指揮  
世襲旣而閣臣楊嗣昌督師討張獻忠調公爲中  
軍及其圍賊於房縣也白嗣昌謂賊乏糧宜乘時  
進滅不允公乃辭職養親兵部蜀人陳新甲奏調  
公松潘衛總兵以沅陵石可達爲中軍未幾賊逸  
嗣昌死公在鎮未嘗不悼恨其言之不用也及懷

宗殉社稷江左再失而桂王號稱永歷尋爲張獻忠所逐未幾我

大清兵定湖廣獻忠奔蜀僭號蜀地盡失公獨不屈賊亦憚不敢逼乃遣其僞威茂道蔡說降公責以大義斬之賊將會英來寇擊却之賊自此益畏公而松潘一隅獨不罹賊

大清兵入蜀獻忠受誅統軍親王以恪勤忠孝諭公公不答是時永歷在滇素知公者獻賊死餘黨歸滇滇蜀始通永歷封公平蜀侯賜之印公在衛與士

卒同甘苦誓與所守地爲存亡壬辰遣其養子陳  
佳盛往候明故閣部李乾德值

大清命吳三桂巡川東遇諸塗佳盛遂以獻三桂且稱  
公巡番界當乘其不備襲之三桂以爲嚮而以總  
兵王明德之師隨焉諸關隘見朱相公皆降抵城  
公尙在邊聞城陷鞭馬墜崖馬死而公無恙明德  
獲公乃並其家屬解赴嘉定州死之時七月三十  
日中軍石可達忽起呼曰我公乘白馬雲中呼我  
當速殺我遂死越數日陳佳盛病疽呼石哥饒我

竟洞背而死長子國璽以侍祖母居家免於難次  
子國璋以年幼穉三十餘乃歸里嗚呼余生也晚  
聞諸父老言明末死節有不知者矣有知而不傳  
者矣若公者豈非其時一偉人哉

聖天子於先朝爲其王者

命所在有司建祠致祭且予美謚焉蓋所以勵臣節而  
教之忠也若公者豈宜使其不傳耶謹述其本末  
以俟採風者

張半仙小傳

唐效堯

張半仙者邑諸生字某某其名先大人亦嘗與交俾亡  
兄贊堯受學焉張聰悟絕人能詩好飲酒每得錢卽入  
酒肆不擇人而飲醉則沉湎傾歌哭嫚罵人以其不  
羈也呼之顛子因自號半顛嘗爲莊叟歎骷髏圖周旋  
迴復俱七言勸世語張自按鼓板唱勸世歌音節伉壯  
幾如漁陽操搗聞者莫不聳然尤精通韻學作三十六  
字母韻圖錯綜條貫俱有法度按華巖諷唱無不合節  
張以顛不治生貧益落魄學使按臨不赴試曰儒冠悞  
人也竟棄去之爲邑津佐榜者適有省郎宦黔將赴任

至山塘驛募舁夫張亦應焉爲省郎肩藍輿行烈日中  
數里省郎吟輿中若有所思未屬者張亦首肯省郎叱  
曰若首肯寧解吟乎張曰能省郎曰吾宦遊苦道程爾  
能道吾意乎張應聲曰一水復一水一山又一山郵亭  
如許債還也未曾還省郎大異之曰是士而貧者非役  
人也趣令人代舁及就館召張曰子士人奈何辱闕冗  
中微子吟吾幾失子且子能從我遊乎吾當以爲記室  
張瞑目曰我役人耳我何知大人欲役我則聽欲招致  
我也請從此辭省郎度不可屈贈之五金曰子雋才幸

以是助爾學張懷金途中遇鬻雨蓋者悉以易書不計  
其直鬻蓋者出非望張肩蓋歷途中見徒手者卽予一  
蓋不數里而盡晚年顛益甚詩益奇又自號半仙嘗笑  
入人家索酒流連不去主人苦之與之飲張飲罷便去  
亦不辭主人也張與邑貢生劉澤長友善嘗乘月獨行  
十餘里外訪之劉以夜深而至訝焉及披衣啟戶則張  
飄然歸矣遽追之張曰我適憶君故來訪旣得接談卽  
不必面晤其畸僻皆類此張無妻子後莫知所終唐子  
曰張爲人放蕩俶詭不修行檢頗類古之匿迹銷聲者

然而當時莫之奇也惟先大人嘗以是語余故私志而  
不忍沒然則顛者其仙乎仙者其顛乎吾無以評張子  
也以仙之半合顛之半庶幾得張子之全哉

行狀

順齋公行狀

明歲米肇灝

梁若

公姓米諱助國字民和別號順齋楚辰谿人也其先山  
東兗州府曲阜縣太平鄉人宋徽宗時金紫光祿大夫  
維則兄弟四人奉命征蠻退畱辰溪東山之濱七世孫  
國器徙居邑之近郊五世潔以明經官廣西桂林別駕



又四世至萬鍾中萬歷甲午科舉人歷仕至雲南彌勒  
州知州生公公生而穎悟有大度有才能胆畧超人不  
謀俗細屢空晏如也幼訓於庭誠其旁覽父出輒竊架  
上書讀之九歲遂通經能文沉雄高古名卿巨公多許  
之中天啟甲子鄉試乙丑聯捷丙寅授江西龍泉知縣  
至卽却舊例一無所取月餘有富翁子兄弟分資兄沒  
其萬金弟忿屢訟輒費千金而罷公取兄愷切訓之令  
歸而自思越數日氣盛猶昨公怒俱繫之獄左右忽斂  
容弔唁餽酒漿塞道路於是兄弟俱有慚色數夕累暮

金至三千曰此可以平其第矣乃出而予其第以金色益温辭益摯兄弟感愧相對歔歔流涕和好如初適有進而請者曰兩人之訟歷任諸君幾於舌敝公片言乃使歔歔流涕豈非至誠動物乎公曰非也富家子弟氣易驕温喻終不能止故禁之而使有愧心知愧則知悔知悔則良心易動耳自是民不忍欺獄訟以清直指廉其治表聞之丁卯調南昌薦紳稠疊民衆賦繁奸多弊重最稱煩劇公潔清自治而薦紳喜篤愛簡刑而黎庶安堅執兩耳不惑於譖愬而奸弊平初兩臺試民詞數

十立判之悉服明允由是詞多而事益煩公常言凡民  
小訟易平耳惟沉寃滯獄最堪憐惜故公暇卽披塵案  
究窮通由是平反大辟五六人平反黔配十餘人悉累  
年莫治之獄數十人以故慈惠神君之譽大徹南州往  
昔國賦中飽於里胥歲微不及十七公乃誠里役革私  
收分里置匱謹列花名令自納三日易一書一吏以掌  
登記中飽之弊清民甚便之是時嬖璫魏忠賢權侂人  
主殺戮審貞省直取容悉媚以祠公竊歎曰國步方隆  
彼特王劉之續不能致清君側復立諛祠人臣名節安

在哉堅執不爲無何忠賢敗朝廷徵立祠罪江右獨無  
上下歸力於公故一時名動京師居官七載囊虛無所  
有故人李宿曰廉吏可爲獨不聞優孟之言乎公不怡  
曰髻齡省父甕安迨暮宿村家主人治酒側立曰小人  
本縣差頭也吾侯蔬糲自甘一文不取誠恐歸路無資  
矣因舉不詭法不寃民數事以告吾入未敢言稍漏於  
安人一夕侍飲安人見色霽伸其說答曰非不敢無可  
取耳以事實之勃然變色側首仰天鬚眉俱直以爲吾  
起於貧不取直貧耳貧豈非吾舊物乎今尹此爲民也

寧爲若輩耶心凜慄如昨日祇知奉此他非所計也王  
申赴行取宰相劉一燝詰旦俟滕王閣盡歡而罷渡江  
士紳祖道冠蓋望二十餘里民庶之老者扶杖少者提  
壺摩肩履踵吁嗟涕出而送者五十里先是外屬生  
索責嚴負者飲父酒縛殺之以誣生生庭實辭氣慙直  
令惡之深文陷以抵償秋讞係南昌獄屍格有舌長三  
寸公憫然曰豈非冤哉焉有打死而舌長三寸者乎以  
復按君按君曰君之剔瘡悉當可謂能了疑事鞠之一  
如公議乃雪其冤還其罪至是生與其父持香拜於車

前公召而慰之曰子之爲此愛我乎適以愧我也與其  
愧我何如勿愛宜速退生乃遠拜呼盡三日而後返至  
京行李蕭然毫無餽貽左右謂行取須千金結權力赤  
手將奈何公曰志本不樂奔競存吾素足矣相臣周延  
儒言於朝曰南昌令廉介多才有胆識明日與之擢福  
建道監察御史公拜命不之謝兩載柱下不附權不趨  
時通達理勢不激不隨一出戶部尙書畢自嚴獄一出  
兵科給事章正宸獄皆可之甲戌點巡宣大至卽奏出  
糧道范曠獄復其官極力究民間利病及邊防守禦之

策成二十餘稿上其七兵民咸悅至七日敵入督監王  
琨促師逆戰師逡巡不敢進公望鉄騎縱橫塵如風捲  
謂琨曰我氣未張敵勢方烈未可戰兵馳入城敵圍之  
立草乞援三疏勉督撫椎牛饗將士踰數日士感奮虜  
驚掠野去初上聞驚遣內監帥師援內監逗留按居庸  
虜退報功毀王琨琨怒抗疏爭內監賂近侍譖琨因遣  
配琨及督撫等公以任淺下部議遂致職蓋王應熊中  
執也先是上特小應熊相給事章正宸諫不聽奏三上  
語益穢上怒以誹謗大臣下廷尉舉朝環視莫屑一詞

公挺然獨奏三日不下咸憂叵測道長王道直詣宅曰  
聖怒方殷何遽嬰逆鱗乃爾公正色曰正宸懲則言路  
塞宵人進則國是日非以言爲職寧合章君獨死耶翼  
晨旨下章正宸自有處分米助國不必代爲瑣瑣越日  
而釋之矣解任戎伍例歛金以贖不受復增益追進之  
怒曰鄙性不受賂何故相煩責遣之旣歸口不道爲官  
事與人若諸生巡按林銘球按辰州迎入郡執禮甚謙  
公訝之乃顧僚屬而言曰球之承乏宜雲繼先生後也  
見諸疏稿不翅金城十二一一上之至今美球功不絕



不知出自先生也心折其經畧宏猷能勿敬乎正宸已  
卯典楚闡聞公寓鄂三謁三謝之居停問章君數至將  
以報公何絕之深也公曰向之所爲在國言國耳非爲  
章君也今一見之是章君而有市心自失其我來家居  
十餘載民有利則請興民有害則請絕故一時里中多  
賴焉甲申後每撫世變時作長歎遂辟地東山日減飲  
食祈以自損庚寅十月朔日壽六十七歲而終

墓誌銘

余荆堊墓誌銘

明進士 楊 鴻 武陵 學政

余與荆翁余太老先生貧賤交也先生及余次第登楚書戊午冬公車軫接知遂深襟契遂摯甲子秋先生之次公六息復與家第鶻並舉於楚締世好篤焉今先生逝且窆六息公悉其狀屬余志余不敏顧德先生深敢無言嘗尙考先生世系肇自秦由余暨宋尙書左丞文襄公開禧間自婺徙楚辰世敦勤儉皆樹芳於幽者越五世顯宗公稱名御史風稜嶽嶽自是子姓雲初纓綉相望又數傳至前塘公是爲先生王父攻苦力學數奇舉孝廉不售以明經授秦漢陰簿居官廉慎如却盜賂

捐糧耗冰操種種秩雖散孤介不移有大臣風會與漢  
令忤拂衣歸懸囊如寒素優游林水蔬食布衣文酒自  
娛垂二十餘年有五柳三徑之致配李孺人子二長肖  
塘公性奇敏工入股言舉明經卽絕意仕進風節自尙  
飲人以和士大夫咸矜式之配太孺人謝氏舉丈夫子  
復二次廩生徐埜公長卽先生也先生諱子翼字應宿  
別號荆埜弱而慧數歲卽能文且諳世故前塘公挈之  
宦遊一切公私內外皆能經理若成人長就有司試一  
往入穀十七補邑弟子十九餼焉其爲學究心六籍窮

深討微文章機杼洞胸破的期於正大渾雅恥爲佞屈  
聱牙自丁酉至甲寅荏苒風塵諸艱飽歷然風雨晦明  
未嘗不臥薪嘗胆深牛衣泣也乙卯舉於鄉丙辰乞墮  
楚隨隨士習澆事多躍冶先生力矯之更割俸以緩急  
貧士士咸歸心焉戊午分較滇闈拔士七皆金馬碧鷄  
之雋侍御陳公襄宸其冠軍也已未成進士庚申令浙  
茗溪茗素黠先生爲政寬簡近民造士廉平惇大夷然  
飲醇洞開重門中情見貌茗人德之市猶偷魁旣畏且  
懷望風遠徙而巨寇吳野樵之流亦弭耳伏啄不敢動

忘者中之遂以左遷去茗人如失怙恃遠近感憤卧轍  
攀轅甚有泣送金陵不忍歸者壬戌補鄆城甫任蓮妖  
猝起邑士民皆鳥獸散先生獨整且暇督士人捍之陴  
隍無恙旋大集鄉勇訓練與廖彭諸將畫地夾擊斬首  
百餘獲渠魁唐明等二十餘人賊窟遂空曹濟壽濮間  
數百萬生靈不膏原野者先生力也奈是時遼左初陷  
國家文法漸深譚鋒波沸當事者巧卸已責謬以苛聞  
先生宴如也棄官入二酉山中探枕中鴻秘旦暮課諸  
嗣君業寒暑靡間未幾長君三君俱明經又未幾次君

成進士而四君五君輩復相繼茂才鳳毛龍駒英英特  
起乃先生益蕭然自得獨寐寤歌看山聽泉眠雲憩石  
朝廷環召不就先生其遠矣嗚呼先生全於天不畸於  
人純於性不漓於習温如玉介如石淡泊如道侶寧靜  
如定僧虛曠如洪鐘鎮定如九鼎藹易如和風甘雨直  
亮如皎月晴雲大夫國人觀其刑威屬閭黨厭其德因  
宜先生之期頤未艾也無何逝矣哲人其萎三辰不  
噫先生名實雖未大施於君民而六息公伯仲輩雲霄  
濶步旂常竹帛實將未竟則彼蒼之報明德固不在區

區眉睫間也先生生嘉靖癸亥年八月十七日卒崇禎  
乙亥年七月初八日享年七十有三生子五長蛟翔歲  
貢生次卽司農公鷗翔次鶚翔恩選貢次麟翔邑廩生  
次鷄翔邑庠生孫五曾孫五今將歸葬於縣南土橋坪  
余因沉慟而爲之志且銘曰

正氣鍾天古道照人清風凜秋和德融春棠蔭西吳櫬  
掃東民書藏西室花醉秦津文孫文子奕葉振振箕裘  
世美鼎彝式新松楸鬱芊高塚麒麟

劉大生墓誌銘

米元佃

大生之死也蓋十年予始得銘其墓方大生病城中遇  
亂起衆爭避匿予亦不得畱出城底椒溪後三日有從  
城中來者問之而大生死矣予遙望痛哭舍卒作祭文  
一首又三日其家人匍伏而至云賊且屠城葬大生時  
諸事草草嗚呼病不能往語死不能往視葬又不能含  
賄執紼克成以禮雖在鄉鄰情有不堪况以至戚而兼  
密友者哉予恨矣愧矣大生諱斯澤其上世豫章人太  
祖某宦靖州畱居黔邑再世遷辰谿遂爲辰谿人祖某  
河南海陽別駕父某邑諸生樸學長者而明經術越及



大生生而英卓如日出之灼灼其祖見而撫之曰此兒  
大吾門者及長喜任俠讀書祇求稍解初讀惟恐不竟  
讀竟輒罷或讀未終卷輒置之亦不以爲意嘗言文章  
者氣之餘也故其爲文汪洋自適奇險不軌鬼神戰鬥  
於其前波濤洶湧於其後稱物引名莫得其涯而斷以  
大義其乖戾寡實者亦多屢試有司見屈壬午歲始補  
邑弟子員大生旣擢鬱久困雖獲小就非其好也而自  
喜爲俠益甚學擊劍多飲酒飲復不醉醉卽兩手據地  
畫天下地形指陳阨塞談古今成敗得失嘖嘖不置且

笑且飲旁若無人一日飲東門酒舍酒半與酣矣聞賊  
破京師莊烈皇帝遇害張目大呼拔劍欲自殺或止之仰天號  
泣聲徹岳谷其夜竟達旦不寐自是之後遂狂飲不顧  
人勸之則曰此何景也可無飲乎於是滅棄法度放縱  
不羈輕身玩世通衢廣座之中袒裼而行恹恹然左視  
右視不止也故邑人大小莫不知有劉大生者大生其  
深有得於酒耶抑混於酒以消其不平也嗚呼俗之頹  
靡也久矣苟諛取容爲賢緘默爲智有一二敢言敢爲  
之士則曰剛褊致禍使勇難近上而朝廷以爲戒下而

鄉閭以爲譏及王事多難赴矢石蹈水火以任顛危之責或不幸而陵夷則義不返顧計不旋踵北向而致命者皆昔之戒且譏者也惜乎大生蚤死苟不蚤死得用於時身當其事豈不可爲磊落大丈夫哉大生雖游於酒而其才確有可用其議論亦多可舉行惜乎未盡其長也大生美容貌強膂力觀之如婦人好女及其叱咤聞者皆廢常恨不得爲將使英雄之志不伸死時年三十四無子其父爲余婦翁後大生死予獨念其死迫於亂莫由一語相別終以是不慊耳銘曰

鳳巢集元  
三  
嗚呼大生維彼長夜與長醉同甚勿出而觀世以養其恬淡之衷

按篇中敘劉大生先世畧其名今考邑中劉氏家譜其先江西南昌人元至止間有文質者以進士官靖州知州致仕將歸會陳友諒寇鄱陽遂畱居黔邑其子貢生大發遷辰溪又選舉志明萬歷間劉天益以貢生官南陽通判據此則大生固天益之孫而文質之裔也

序

送傅九吾還雲南序

米元佃

叔敖爲楚令尹楚大治後優孟歌於莊王直曰廉吏所謂廉者亦不過持身儉約操行不苟而其道卒可以相人但言廉廉豈易能者太史公編循吏首載叔敖亦以爲吏貴能廉耳不廉則貪貪吏可爲而不可爲廉吏不可爲而可爲則又太史公意中微旨也古之廉者我不及見今之廉者我欲見之而不得見今臨川傅九吾來宰我邑坦夷而清淨與民無事予固知其廉也及乎登其庭政無不協人其室詩書之外几杖蕭然予又信其

廉矣而歲之終一旦以小過謫去嗟乎古之廉者可以  
相不獨可相而且人歌之存其後史記之大其名今之  
廉者不獨不相不獨人不歌史不記而且不能久於其  
位部司之考課陟黜若此爲吏安得廉卽爲廉吏民安  
得蒙其澤哉九吾大雅君子不以得失攬慮予竊怪其  
廉而受困也於其別重悲焉

壽大中丞袁公綏甫序

康熙進士劉

恂護子邑人

凡天之祐肇造也必祐以多賢則又必篤生一二  
卓犖非常之大老以領袖綱維其間而此一二之

大老既克享天心以領袖乎羣材則其取之天者  
必厚而天之所以予之報者亦必惇裕而遠博周  
才之蹶生也而周召爲首厥宋慶歷多賢彙征如  
茅斯拔而于公頌潞公魏公不衰豈非其最著者  
哉我

國家定鼎越十有六載而西南道始闢武功聿告成  
乃其間綱維而領袖之者實惟大經畧晉江洪公  
與今偏沅大中丞袁公

天子知二公之才量實相等故其任用二公如輔車倚

左列傳記  
焉而公亦實克欽承天子威命撫楚之日布置調  
度運籌折衝凡所以資開闢者百度具舉其大者  
尤在轉漕糧餉使百萬之師宿飽於萬里窮荒故  
洪公得展布四體以爲治而師武臣力爰可伸其  
長駕遠馭霆轟電掣之畧鄂千秋曰蕭何轉漕關  
中給食不乏此萬世功也今公之功不在蕭相國  
下且公之膚功在

朝廷

天子嘉賴之太史書之抑更大有造於楚民楚值兵燹



之後湖南民力竭矣又節值旱魃公請於朝得

御旨蠲其租者三年設法賑濟所全活不下數萬計又以其餘力招流亡惠工商撫苗獍靖邊幅蘇驛困興學校剔奸弊掩朽齒減食捐俸而楚士民之父母妻子離散於遠地擄掠於部伍者皆賴以贖積仁深愛中心達於面目每草一令下筆輒數萬言洞悉條貫懇切淋漓雖深山窮谷之叟莫不感激踴躍謂西南一路重見山高而水清蓋公之才大小共備經緯畢周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

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有不逮  
誠有如子瞻所云者故某論列當代謂

聖代雖多才我公實綱維而領袖之或汙不至阿所好  
也公既集一代之才以備於其身則天亦必萃一  
代之才之福以隆於公身粵稽史冊周公封魯召  
公封燕年皆逾百歲魏公年八十餘潞公則九十  
二俱以耄期久任中書天之於我公當更有異數  
焉知前之爲培塿也適公之屬兵備使者張君石  
城謀所以介祺而徵言於予某何足以知公公壽

無疆如川方至稱觴祝崧某與張君願異日焉而  
以是爲托始也云爾

壽郡伯鄆公在公序

公諱翼明

劉 恂

事業之本有三曰才曰氣曰量才以給事氣以張  
才量以渾才氣譬之氣爲舟才則槳棹舵馭之屬  
而量其水也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舟也無力量  
亦猶是是故才而量則爲全才氣而量則爲醇氣  
量猶未也則雖李文饒寇平仲表表賢者而猶不  
免於器小之譏當今日而推才全氣醇可稱一个

臣量者我辰郡郡伯鄢公惟其有之公髫稚善屬  
文辭名稱藉

京都甲午乙未連售兩闈初授清河令期年以卓異  
轉儀部郎數議定典禮庚子典試中州一榜所得  
皆名士時辰府肇闢民經百戰後市礫邨墟蘆葦  
十里兼

朝廷用師滇黔使者冠蓋師徒輸輓相望於道廷師

功

帝舉公公辭議禮之堂來守茲土黎明出視事晷晡未

歸計一日頃理錢穀清宿案收發文書謁上官接  
待四方賓客目無停視手無停披口無停言車無  
停軌督撫司道僉知公能復委清丈各州縣衛所  
田畝委督糧郎荆公皆不辭夫以弱冠之年一日  
離

天子之廷別議禮諸公出守繁難吾恐易地難勝任也  
而乃四應咸周咄嗟立辦不數旬而勞者解雜者  
悉就緒此非具大過人之才大過人之氣者不能  
然某常以時觀公之意察公之色淵然以永煦然

以粹處紛而靜御繁而恬相士空羣而色不喜披  
大卻導大窾而容不動入萬山絕壑矢交石疊之  
地而神不沮喪其處猥劇也一如其處清要其履  
艱阻也一如其履康莊困士大夫於霽月光風之  
中而飲吾民以甘飴醇醪之具公僅以才氣勝乎  
抑不僅以才氣勝乎蓋某嘗聞公之言曰爲政大  
者在蘊釀元氣秦之敝也法令如牛毛漢之治也  
網漏於吞舟之魚安石之贖贖勝於察察曹相之  
弁容何須周內若乃恃鋤筭爬梳之術以伺削其

民雖暫得勝而元氣旣喪其毒彌甚吾不忍爲也  
又曰吾心須間閒則活活者物來則應事過卽忘  
是故公退食之暇掩關靜坐絕口不談公事或起  
行高處登眺山水非讀書人不知其爲進士非坐  
堂上不知其爲郡太守人從公遊者乍相晤如有  
得也久之而無以測如臨深潭大澤知其爲水而  
不能知其丈尺蓋公之量之足以渾其才氣也如  
是以公之量卜公之年雖與喬嶽爭久可也

壽郡伯盧公赤菽序

公諱裕礪

劉恂

守之職莫重於漢凡治民進賢決訟簡姦諸大務  
皆守自爲政其上無觀察轉運提舉之設其下得  
自辟椽屬以故守得盡心於其職而爲良二千石  
者接踵今年夏

天子毅然慕漢治專以郡國事責成太守而我臨朐赤  
菽盧公由汀司馬遷茲任當

新詔初下時郡人私相謂今太守尊尊則不親乃公之  
言曰凡天子所以裁監司司理之職而專責成守  
者大指在於省事寧人也守若以其尊也而張之



非

詔旨爰召邑令學博士暨小吏次立庭下諭曰守奉

天子命蒞辰郡惟郡越在楚南鄙居莊馘九道交士窶

民罷峒獯山蠻環向而居今與諸大夫約大者興

教化勸耕桑若網在綱而已餘勿問公溫懿爾雅

既得之天性雖筮仕未久視吏事洞若觀火然不

事鈎距務以德化民行之朞月庶僚有司各率其

職田疇闢訟獄簡教化大行士習於膠農嬉於畝

溪蠻嶺獯之長無不就戎索稽顙稱我公長者且

夫

國家設守巡監司而立之庶僚之上者何哉其爲率屬宣化立綱陳紀也其佐之以司理則廣

朝廷欽恤之仁也今公於監司司理之所當爲者亦既爲之矣其不爲者固其所不必爲

朝廷得公輩數十人錯落爲邦伯漢治不足言矣公真無負

天子意雖然凡公之爲者非僅於其身而已也蓋所由來者久公尊人大參公素甫先生秉憲秦晉延綏

青嵐之間厥勲爛焉世德作求後先輝映濟如先  
生以偉才入典戶曹出任東兗公以作述而論則  
如吉甫之有德裕仲淹之有純仁也以金玉而論  
則如竇之有儀儼而崔氏之有邠鄆也夫叅公  
尚以遭時不偶未得盡展其才爲憾公克紹乃家  
而又幸際得爲之代其設施食報必有異粵稽漢  
故事守令能者皆得爲侯黃霸之治潁川也

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光武之於卓茂也加太尉封  
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今

天子既倣漢舊典專以郡國事責成二千石事固有不  
可量者如果行也舍我公其誰屬哉郡士民於公  
誕索某言爲侑某無知敢謹道今

天子所以重守之意與公之所以敬承

天子新命以無負其家世者如此子曰仁孝壽黃河之  
水今經始于于闐焉其夸江淮而流溟瀚也吾知  
無紀極也已

壽廣文李公子將序

劉恂

天下治亂在人才人才振興在師儒凡郡邑弟子

員師儒得時其訓課上下其德藝達於學使者以  
逮於大宗伯爲

國家豫儲養人才其道至重漢初置博士取學通行  
修博識多藝曉古文爾雅能屬文章爲高第朝賀  
位次中都官吏稱先生不名國有疑事掌承問對  
蓋重之也今

上尤雅意作人凡郡州邑司訓之職皆選耆德爲之而  
我李先生以資江名儒來涖吾邑學公爲諸生時  
善屬文名稱藉甚

廷試擢高等其初來蒞也學舍茂草僅存數楹頽落  
不可止公新之督諸弟子日講貫習肄其中公善  
舉子業善詩古文辭其爲文也不事繩削而蘊藉  
爾雅綽有古風其積學待問也如叩景鐘伐雷鼓  
循循善誘以是邑俊秀薰其德藝而成才者日益  
衆公秉操貞素所得俸暨學田租皆以分給邑寒  
士且才智敏贍時以餘力佐邑長令加惠元元上  
官奇其能薦剡有日矣而公覽揆之期適屆邑紳  
士羣徵言於余余聞之漢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

源晉書曰博士之職非徒訓教學徒而已端委佩  
玉之大典必詢及之柳子厚之贊師儒曰開朗蒙  
滯宣明德教太和潛布元化默昭由此觀之師道  
顧不重哉昔長孺以篤學垂聲文伯以通儒著美  
楊子教嚴於壁沼安定化洽於蘓湖公庶幾有之  
而又幸際

作人之世其禮遇當必有異明年客從

盛京來道

天子親臨辟雍循憲乞舊典爲耆儒者約數輩皆知經

義通達國體能以道自重吾知先生必與其中矣

壽錢邑尉序

劉恂

邑之得次爲政者曰令曰丞曰簿曰尉不能二十里則令之下獨尉尉以貳令其任重兼丞簿之事而責成尉其事繁任重事繁且與民最親宜若可爲也然古之賢者尙以不得大展其志爲歎自韓昌黎猶以涉筆占位爲丞慨卽尉可知矣雖然亦顧所自樹立何如耳穎之修者其末立見故曰不高山峻塗無以別捷足不曲積淺瀨無以試快航



當斯者其惟我少府錢公乎公先世樞要前後紆  
青拖紫者不可勝計公以名家子思久讀書無益  
遂蚤筮仕尉吾邑時邑經亂久城墟野菜

京省往來使者相織於塗令苦之公出襄事惟謹躬  
自儉約不張蓋不乘馬布衣蔬食衙舍僅蔽風雨  
以事出鄉間父老餽雞黍咸謝不受遇訟者溫言  
再三解之蠲贖鍰除刑械爲斯民請命令長至流  
涕雖累被令愠終不沮歲所得俸薪則以周邑之  
孤獨及舊官之貧病於斯地者且才智敏瞻事無

繁難其於詰慝檢覈之本職綽有餘裕矣而又以  
其餘力招流甿清置郵督軍儲送往迎來咄嗟立  
辦以是上臺竒其才多所委任焉夫周禮以六計  
弊羣吏而總本之於廉其曰廉善廉正廉敬廉而  
德也曰廉能廉法廉辨廉而才也求廉於今日幾  
幾乎如景卿之不可旦暮遇也而况小吏乎而况

離

神京數千里遠居楚西南鄙之小吏乎嗟乎如公者  
蓋亦難矣昔仇智季以鸞鳳存心論道巖廊牛僧

儒以通穎擅譽聳身臺史幸今

聖天子親臨政立賢無方他日如

御平臺詔諸公卿舉異才末秩中知諸公必以公名

聞公將致青雲之上與伊閭尉同為古今佳事無

疑也適值公誕日邑士庶德公深思所以祝公者

而徵言於余余不能辭也敬道其質以為公壽

雪舫上人詩序

劉恂

雪公釋而儒者也詩居經籍之一文士所當盡心然昔

人猶以為耕者之瓜蔬而牧者之薪蒸至於釋以無相

爲宗間出而爲偈讚義在指月之外工拙不具論今雪  
公之於秘密藏固已搗其堅而蹂其壘矣今年仲春過  
辰陽掛錫三晤登杖之暇與郡中人士迭相倡和得詩  
若干首似皎然休暢輩未能或之先也居恆嘆儒釋兩  
者不相謀也且互相假儒不知苦空釋不知鉛槧是儒  
自儒釋自釋也儒妄談苦空釋強操鉛槧是儒假釋釋  
假儒也儒自儒釋自釋儒釋互相假以視雪公之釋而  
儒者何如哉或曰雪公非生而釋者也其初爲聞人後  
遭時不偶始倏然高尚去冠舄而事瓢笠雪公固儒而

釋者也或又曰釋遊乎方之外雪公固逃於方外之外而姑以釋爲寄焉者也是或一道也然則今日之雪公釋而儒昔日之雪公儒而釋後來之雪公非儒非釋亦儒亦釋儒乎釋乎雪公乎一而三三而一予何足以知之

劉邑侯攀轅圖詩序

唐效堯

夫功名得失之際人所難言賢哲去留之間衆所同慨侯起家晉陽振鐸蒲坂春風噓拂擁轅輪者十年朝日園園餐苜蓿者幾度繼乃出宰仙居僅六月以下內艱

去旋又起復桐廬僅九月以下外艱去迄乎下車西楚  
飛鳥辰陽沛甘雨於四郊桑將馴雉攜清風於兩袖釜  
幾生魚而甫及暮年倏又罷職卽其輾軻仕路潦倒名  
場遇合如此亦可悲矣侯乃去官不恤下考自甘陶令  
之歸興甚濃賀監之宦情甚淡旣謝簿書之責卽爲圖  
史之娛課讀諸郎同鄴侯之積架招邀多士異翟相之  
題名可謂寵辱不驚高達觀於傳舍喜愠俱釋絕陋態  
於書空者矣然單父之琴韻雖遙人懷遺愛召伯之棠  
陰勿剪衆繫去思以其挽而莫留不甚賢於推而不去

者哉繪爲攀轅之圖傳如墮淚之石歲乎同伸片悃聊  
爲巴里之吟各綴數言用當驪歌之贈云爾侯諱必達  
山西陽曲人

文昌會序

邑俗於二月三日文昌帝君誕辰士人釀錢致祭名文昌會

乾隆舉人知縣劉元鰲錦巖邑人

上天地以生物爲心而必有心天地之心者生乎其間  
而天地之心始有托而天地之生乃無窮故始生皇次  
生帝又次生王至成周而文昌帝君生焉文者天之象  
帝者天之主象天之象何其昌也主天之主不亦君乎

蓋其生也月建支之卯日當朔之三大生廣生天地方  
神其化形生氣生萬物正發其蒙爾乃爲天地立心爲  
萬物立命孝友成於性著述吐爲經作忠作孝帝君生  
而天下之君臣父子生焉言敬言信帝君生而天下之  
昆弟朋友生焉甘雨時零慈航普度帝君生而天下之  
鰥寡孤獨疲癯殘疾以及飛潛動植舉無不生矣由是  
言之帝君降生之日天生帝君以生衆生之日也帝君  
心天地之心要歸於全天地之生吾人心帝君之心端  
始於敬帝君之生是故俎豆盤盂具其器也穀核酒醴



備其物也少長咸集善與人同也拜手稽首神與象俱也肆筵設席獻酌交錯嚴而泰也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和而節也辭庸而退濟濟蹌蹌當此之時以帝君之生惕我之心一舉目而帝君生一俯首而帝君生雖至愚頑帝君固言年一生矣引而伸之則或一月一生焉因而重之又或一日一生焉固而存之涵養而薰陶之夫且一時一生矣久之生無間生其心爲帝君之心卽其心爲天地之心而於是生理渾然生氣浩然生生不已未必不從是會生之也夫是之謂神會夫是之謂文昌

帝君神會云

重修龍門橋序

乾隆辰州知府護兵備道陳廷慶古華

自古與梁之建所以通置郵便商販使民無買渡  
而重之煩印須之苦故夏令重之矧

國家車書一統梯航而至者相望於道辰谿雖僻處

郡屬實為滇黔往來之衝城南六十里有龍門谿

者南入麻陽會於沅水其旁有澗厓峭湍犇相傳

入十一鱗出入於此摩挐之痕常見崖石溪因此

名跨以長橋計二十餘丈廣一丈有奇亭於其上

凡二十椽皆檀施力也我

朝康熙丙子曾圮於水前邑令沈君天漢薛君牧已  
相繼興修而命戒行僧福文募治之福文晨唄昏  
魚靡間寒暑越五稔弗克蕝事適李將軍自黔過

楚見而憫之且自揣囊澁爲書以貽福文告於黔  
之中丞石獲金五百於是亭橋梵宇以次落成迄  
今又數十餘稔矣蛟涎陡發雁齒驟傾不惟行旅  
病涉驛傳星軺往往爲之需濡會余按部至此劉  
譚兩明經東帶迎謁具言橋之興廢所繇勢砌難

履齋集卷之二  
三  
緩議以定月禪師持鉢募貲而某等共董其事敢  
乞大夫一言以爲勸余旣嘉明經之志足以媲美  
沈薛無廢前功而勗定月之勉爲福文也爰爲倡  
首且告諸僚佐曰昔王涇州見民覆租車輒慨然  
曰橋壞不修刺史之過也爲之出粟以濟我儕安  
得每人而悅之哉惟是衆擎易舉倡無不應五溪  
數州間豈乏布金長者倘使一簣功虧必有待於  
鄰境之欣助如李石二公者我儕能無媿乎是爲  
序